



张 甦 著

飘逝的相遇

学林出版社



张 甦 著

飄 折 的 相 遇

邊 君 題

——陈逸飞程十髮等海上九画家断忆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飘逝的相遇:陈逸飞程十髮等海上九画家断忆 / 张甦著. —上海:学林出版社,2011.5

ISBN 978-7-5486-0144-9

I. ①飘… II. ①张… III. ①画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IV. ①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20818 号

飘逝的相遇

——陈逸飞程十髮等海上九画家断忆



作 者—— 张 甦

责任编辑—— 薛 仁

封面设计—— 周剑峰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 (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印 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7 万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6-0144-9/I·29

定 价—— 25.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序 一

十多年过去了，张甦当初拍摄的那些画家如今都已不在了。

当初她充满热情地摄制上海老画家的系列电视片。她团队的每个人都很敬业。她拍的纪录片在上海教育台播出，随后又出版了影碟。如今这些影像资料已成独一无二的珍贵艺术文献。

张甦所关注的这些海上画坛的艺术家们，既有名重海内的大家，也有执着艺术一生却并非赫然于世者。这些老画家们所经历的时代，是美好梦想不断被打破的时代。而艺术是那么需要梦想，不管是功成名就者、还是孤独探索者，张甦一视同仁。她敬重的不是成功，而是经过这个时代还残留下来的梦想。

读张甦的这些文字，我感受到她有作为记者的客观翔实，作为文学家的炽热感情和作为学者的严谨探究精神。

这些年来，张甦女士时常为病所缠，未料到她竟能断断续续地写下这许多。如果不是她记录下来，很多细节我也忘了。我知道她写下这些文字有多么不易。她说，至今想起有的老画家，还会很激动，尤其对其中几位没能得到社会公平对待的。

人们往往说，激情会随着岁月老去而消减。从张甦的文字中，我感觉不到这样的“规律”。人生的相逢是一种缘分，张甦非常珍惜与这些艺术家的交往。我也非常珍惜与张甦的交往，以及现在

与她这些可贵的文字的交往。

愿张甦健康、快乐,与艺术同在。愿我们这个时代,有更多的人像张甦那样热爱艺术。

林明杰

2010年8月

(艺术评论家、资深媒体人)

序 二

不见张甦女士已有十多个年头，前两天她在电话里说，又住了一次医院，刚出来……

她这个人就是这样，一旦精力允许，总是毫不懈怠。这些年她做了不少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当我问她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时，她只简单地告诉我：“有话要说。”

人生要说很多话，她的“有话要说”，指的就是要写这本书。虽然只有四个字，道出的却是她的心声——要为世人抢救点稍纵即逝的资源，给当代人以精神的滋养，给后人留下点精神的慰藉。我领会她的意思。

人的一生难得做几件对得住前辈、同辈，又对小辈和后人都有益的事——特别是在这个充溢着浮华的时代——她就做到了，很令人欣慰和钦佩。

是啊，她拖着带病的身躯，点灯熬油地消耗着自身的精力，不仅用影像记录下多位当代海上著名画家的鲜活形象，而且用文字写下了他们的艺术成就和人格魅力。前者让我们能够在视频上得以重见他们的音容笑貌，后者为我们留下了思维想象的空间，抢救了当代海派绘画大师的风采，记录了丰富的艺术史料，功不可没。这本书从大处着眼，小处落墨；意旨高远，毫端纤巧，于一眸一瞥

一闪一瞬之间透露着笔触的柔婉和细腻，简洁和潇洒，散发着女性作者所特有的文字魅力。

《飘逝的相遇——陈逸飞程十髮等海上九画家断忆》虽然只有十几万字，记录了九位海上画坛的名家，也谈不上详细和完备，可我们会从中读到大师们的精神风貌，读出张甦的人生价值取向。

印象中的张甦——总是笑着说话的，那笑也总是甜甜的，有些俏皮，在她看来似乎一切都很轻松。然而多少了解一些她的人都知道，她是一位自幼就受到传统文化氛围熏染陶冶的人，一位饱经生活磨难和病痛折磨的人；一位自强不息不甘示弱的人；一位看似外弱实则内强的人。她外柔内韧，骨子里透着一股不卑不亢、不服不分的劲儿；胸膛里充溢着满腔的豪气。这用当下一个时髦的词儿来说，那就是一般女子所少有的内心的“彪悍”，胸腔里内置的“彪悍”，一种外圆内方的“彪悍”。这一点，在我和她以往的接触中，在她书写的字里行间体会到了。书中，有些语句似重锤，直撞你的心扉；有些语句如纤云，撩拨你的情思。无论是谈史、谈艺，还是谈人，均表现着女性特有的敏锐，可谓谈史有料，谈艺有见，谈人有趣，不拘泥，不刻板，舒卷自如。

这本书的意义，只要碰触到它，就会有所感受；其中的魅力也只有细细地阅读咀嚼这些文字之后方可悟到。

一点体会，一份敬意，聊备短序。

张继缅 于北京莲花池寓所

2009年9月

（张继缅 1943年生，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文法学院教授，教育部学科专家组成员）

写在前面的话

这几年我经常生病住院，浸淫在各种药罐中，虽感精力和体力交瘁，但心中一直有种冲动，总想写些什么，特别是把我所拍摄过的海派画家用文字记录下来。

我所拍摄的海派画家中有老中青三个年龄段，他们所画的种类也是多样的，有国画，油画，水彩画和陶艺画作，风格上更是百花齐放。海派画家的绘画艺术在历史的长河中不仅流光溢彩，熠熠生辉，同时，更使人能感受到源远流长的文化积淀。

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我幸运地有了拍摄《海上画家丹青录》电视专题片的机会。几年中，拍摄了 20 世纪在上海生活、并成名的海派画家和大师的艺术道路及追求，用镜头语言写下了他们的精妙笔墨，录下了他们的铮铮海言。

在每位画家拍摄之前，我精心做了案头准备工作，充分的接触，采访，参加他们的各种活动。正因为有这些机会，使我加深了对画家们的了解，同时也联络了感情，和他们成了好朋友。虽说每一位画家的专题片只有十几分钟的长度，然而从写稿本、现场拍摄、后期画面的剪辑安排，直到配上音乐和解说词，每一个过程都需要全身心地投入。

然而，荧屏的篇幅是有限的，拍摄过程中许多生动有趣的、甚

至有外延延伸的内容只能留在镜头背后了。现在唯一能弥补这个缺憾的方法是用文字来记录,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有一种“想写点什么的冲动”的原因了。

令人伤心的是,这几年来,他们中间有十几位已经故去,与他们的那些美好相遇也已飘逝。现在追忆起来只见片断,真是感慨万千!

其实我每天都在写一点文字,每天都会有新的想法,新的激动。有一次的激动来自于著名画家吴冠中写给郑为的文章——《感郑为著〈中国绘画史〉出版》。郑为先生是吴冠中当年在国立杭州艺专的同学,在艺海生涯中,皓首穷艺,以81岁的高龄出版了《中国绘画史》。他把一个史学家、艺术评论家和画家三者的身份都熔铸在这部作品中。吴冠中说:“我久久地盼望郑为能献身写一部高质量的《中国绘画史》来,此事确实同他谈过多次,我也同德群(指著名旅法画家朱德群)谈过,德群的看法也一样。郑为呢,他并未反对,也无异议,其实他一直在进行着。不过他像一个孕妇,并不想催生婴儿,只听其自然成长而已。”吴冠中先生把郑为的这部书比喻为婴儿、比作为苹果。说他是“一只靠泥土与雨露滋养了五十年的真正的苹果。夕阳西下,晚钟声里,终于《中国绘画史》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了。”遗憾的是,郑为没有等到苹果落地的那一刻,他真正为这部高质量的《中国绘画史》献身了。

由郑为的书而想起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张保丰先生是一位学者,生前也以81岁的高龄出版了他一生中最后的学术著作——22万字的《中国丝绸史稿》。那是他为了完成“文化大革命”中被愚昧和无知蹂躏的心血,在桑榆晚年,费尽心血终于写成的。在那出版相当艰难的岁月里,上海一家专业的学术出版机构为他出版了。父亲要比郑为先生幸运得多,他看到了自己苹果的成熟。

虽然我不懂丝绸史专业,但我经常读父亲写的书,尤其是《后记》。因为在《后记》中我读出了这样一层意思:人一生中需要具有“坚持的恒心”,这是非常可贵的。我明白父亲的意思,他希望专攻文学评论的我,在取得复旦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后,不要驻足停留,始终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其实,在攻读学位和学术研究上,我一直是很努力的,从不敢懈怠。我经常是夜以继日地伏案疾书,发表过些许古代文学评析的专题文章和学术专著,为了这些文字,我留下了较为严重的颈椎损伤。那个年代的居住条件十分艰苦,家中唯一的一张书桌是留给儿子做功课用的,儿子睡觉后,当老师的丈夫接着用。我的书桌就是在煤气灶上搁上一块洗衣板。一大堆书籍,一盒盒的资料卡片,放在楼梯脚下。每晚夜深人静时,点上一盘蚊香,开始进入了我写作的状态,直至下半夜……“想拥有一张安静的书桌”在那个年代是多么奢侈的愿望啊。如此三十几年过去了,现在想起来还是“往事不堪回首”啊!

现在,我也退休了,虽不像名声显赫的吴冠中、朱德群先生的学艺同学郑为那样,是史家、艺术评论家、鉴赏家三位一体的“兼容家”,但我还是可以将内心的感触写下来,就像搞创作一样,写自己亲身经历的真实的感受,不求全备。尽管画家的名头有大有小,地位有高有低,与他们的关系也有疏有亲,只要以己一孔之见,材料取之有道,客观真实,并非要饕餮大餐。

一种使命,一份承诺,催促我,鞭策我,要坚持为这本“断忆”写一点文字。

我决心写完它,并献给我的父亲,他会在天国用慈祥的目光看着我,等着我给他的这份承诺。

2005年10月

写于沪上浣纱湖畔寓所

目 录

序一.....	1
序二.....	3
写在前面的话.....	5

(正文按照画家去世先后顺序排列
括号中为去世日期)

一生“驮重”绘丹青.....	1
——断忆海上画家吴野洲 (1997.4)	

突发心梗去世 其实已有预兆...	26
——上海美协主席沈柔坚先生断忆 (1998.7)	

中国早期水彩画的拓荒者.....	37
——李詠森断忆 (1998.12)	

健笔直接千古,天衣无缝.....	63
——徐子鹤断忆 (1999.11)	

书画合接不解缘.....	88
——断忆我所熟悉的黄若舟 (2000.7)	

责任使他透支生命.....	125
——断忆陈逸飞 (2005.4)	

早学晚熟勤能生智..... 142

——王康乐断忆 (2006 1)

幸遇海上画坛大师..... 173

——断忆程十髮先生 (2007 7)

精妙的山水优雅的气度..... 193

——海上画坛的世纪女贵族顾飞
断忆 (2008 2)

后记..... 216

一生“驮重”绘丹青

YI SHENG TUI ZHONG HUI DAN QING

——断忆海上画家吴野洲



93 龄吴野洲 1996 年 11 月摄

记得那是 1995 年底至 1996 年初,我正在拍摄一部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巍巍中华》专题片,在拍摄过程中结识了上海警备区司令部的何炬星。他很喜爱书画,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说:“上海有位老画家,名叫吴野洲,这人过去很有名的,现在年纪大了,90 多岁了,最近在上海大学有他的个人画展,你去把资料拍摄下来,为抢救中国传统文化,留着以后好派用场的。”就在这个画展上,我第一次认识吴野洲老画家。

吴野洲生于 1904 年,卒于 1997 年 4 月 15 日,江苏盛泽(现属吴江市)人;字荻声,别号袖云散人,著名的海上画家。因他世居吴江盛泽红梨渡畔,故又号“红梨渔隐”。19 岁时他赴浙江桐乡梅

径，拜清代国画大师费丹旭的第二代传人仲光勋为师，22岁又师从柳亚子的挚友、清末秀才著名诗人张然生，研习诗文。

1925年在上海、江苏两地，与书画名家徐北汀等人创办了“红梨金石书画会”。

1928年与仲绍骥、徐北汀等人发起，创立“白马画社”。社址初设于上海老城北门，后迁至江苏吴江盛泽镇，并在苏州设分址。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又迁回上海，设址于旧城老西门。日常工作系吴野洲主持。该社前后活动十余年。

他从30年代起定居上海，与画友吴琴木、陶冷月等一起切磋画艺；同时开设了“小瓶花馆”鬻画、授徒。当时吴作人胞兄吴树人、书法家任政、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的堂妹——七小姐沈玉还、梅兰芳剧团的“小生泰斗”姜妙香等，都是他的弟子。

他的名录登载在民国年间唯一的一本官方出版的《1947年中国美术年鉴》上，同时年鉴还收录了他的《仕女》、《梅花》、《浮山采药》、《欣欣向荣》、《牡丹园》、《桃花坞》等幅作品，占有较大的篇幅。刊登这样大的篇幅，在同时代的画家中足以说明吴野洲那时在绘画界的名声之高了。

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了上海第一个政协——新城区政协书画组组长。

1957年与姚虞琴、张石圆、来楚生等人合作的巨幅“和平友好万岁”画作被选作上海市赠送苏联政府的礼品。

他的作品还入选“全国第二届国画展览”、香港“上海名家扇面展”等，曾先后应邀在苏州、南京、上海等地举办画展。

上海博物馆馆长陈燮君先生也是吴野洲的弟子，2004年，他撰文纪念吴野洲诞辰一百周年时写道：“在吴先生离开我们远去六个年头的日子里，师生情谊有增无减，师生画展相继举办，缅怀文章留驻记忆，先生画集引起思念……‘小瓶花馆’主人吴野洲先生

成名很早，视傅抱石为挚友，与张大千、江寒汀、唐云等齐名，但他深入画事，淡出艺坛，‘技艺精湛而不耀眼’……吴先生画艺与时俱进，在八九十岁高龄时还在努力‘变法’。他致力于绘画，人物、花鸟、山水、走兽、鱼虫、蔬果等，无一不精。”

吴野洲在从艺的七十年里孜孜不倦、从不懈怠，一生“驮重”绘丹青。

我还是从1996年初吴野洲的画展说起吧。那天在画展上我见到了那位出资替吴野洲老画家办画展的万峻池。我们到了展会现场后，就看见万峻池在和吴老悄悄说话。我们的摄像机马上打开把这一幕摄录下来了，吴老看见我们来了很高兴地招呼我们，我对他说：“你慢慢看，慢慢讲解，我们会在旁边拍的。”这时走过来一位胖墩墩的中年男子，脸上堆着和蔼的笑容，万峻池立刻迎上去热情地与他握手，说：“谢谢你光临这个画展。”原来这位就是当时的上海美术家协会的副主席、负责常务工作的徐昌酩先生。我见他 与万峻池点了下头，紧接着热情地与吴野洲老先生握着手，一边笑吟吟地说：“今天上海大学还有个雕塑展，我是刚看完那边的雕塑展赶过来的。”这时吴老用双手递上一张名片给徐昌酩先生，边对他说：“有空请到我家来做客呀。”吴老是较晚才加入上海美术家协会的，因年事高不常参加协会的活动，现在作为官方机构的“美协”的领导人能光临这个画展，说明吴野洲还是凭他在海上画坛风云七十年的实力而赢得了圈内人士的器重。

徐昌酩先生也与我们点头招呼说：“今朝（沪语，今天）教育台来人拍摄了，蛮好的，把这些作品拍拍下来作为抢救资料吧，”又朝我们挥一挥手说：“我自己看看作品，你们忙去吧。”他向我们说完这些话，就自顾走过去观看作品了。这时我们找到了画展的第一栏的位置，这一栏展出了几幅吴老年轻时的作品，我们就从早年的画作开始拍起了。

吴老也慢慢走过来，走到他早年的一幅人物画的作品前，停下来了。这幅工笔人物画是 50 年代的，是这批画展中年代最早的作品了。我们的摄像师站的位置就在吴老的正前方，看到他走过来，便将镜头对准了他，让他朝着镜头走来；然后从一个全景慢慢推到中景，直到脸部的近景，在镜头的变化中拍完了这一组画面。吴老虽然已是 91 岁高龄了，身材显得较瘦小，但是看起来精神矍铄，挺硬朗的。这时我才发现有个妇女总不离他身，搀着吴老在边上慢慢地走着。这女的是谁？我心里犯着嘀咕。因为，那天我接到上海警备区何炬星的电话后，匆匆忙忙赶到上海大学去的，没有来得及事先做点“功课”，对吴老的许多情况都不太了解；而现场也没有人给我介绍。我想问万峻池，而这时，万峻池也没影儿了，因此我姑且把那人当成他的女儿吧。那位妇女的身材可比吴老宽厚得多，再加上她总是有意走在吴老的前面，按照透视近大远小的原理，镜头里就变成突出这位妇女了。我看了监视器的镜头，心里老大不痛快，就轻声对摄像师说：“镜头对准老画家，尽量把这个女人卡得靠边些。”摄像师很领会我的意思，他拍摄的时候，要不将镜头对准老画家，给一个近镜；要不就是从他脑后去对准作品的画面。但是拍到中景时，这个女人实在无法掐去了，就只好出现在镜头里了。第一栏的作品就这样算是拍完了。

再换第二栏位置拍摄时，这个妇女还是很碍事，老是抢镜头，我实在忍不住了，就几次示意她与吴老拉开距离，不要靠得太近。吴老确实是耳不聋，眼不花的，他马上就感觉到了我的态度——觉得他身边这个女人多余，妨碍拍摄。尤其是当我问了一句：“吴老，这位是您的女儿啊？”这是一个设问句，有质疑的意思在里面。吴老听得懂这句“话外音”的，就对我们介绍说：“这位是我的女秘书，我年纪大了，搀搀我的，生怕我走路摔跤。”我马上回答说：“哦，女秘书啊，是需要的。”同时我对女秘书说：“不过现在你不要挣得

这样牢（沪语：指靠得太近）抢了吴老的镜头，喧宾夺主了，依比吴老还要突出了，这样拍出来的片子就不对头了。”她听了，马上松了手，朝后面退了退。这样问明白了关系，我就可以让那位妇女听指挥了。

我们走到一幅六尺整张的《梅花双鹤图》前，让吴老自己作些评介。我让女秘书退后些，离吴老远一些，不能老让她的脸出镜，宁可多让些学生观众围着吴老，吴老就开始讲解这幅画作的构图。他说：“这棵梅树的形态是很特别的，你们大家看见吗，有几只飞鹤都躲在树干里，枝干上面的飞鹤头向下，好像在呼唤同伴；而下面的枝干里也有一只仙鹤，它的头是向上昂起的，好像是在应答。两只仙鹤的头是上下交叉的，这样比较好看些。如果两只仙鹤头的位置是平行的”，他一边用两个手掌做了一个平行的手势说：“这样的仙鹤构图就不好看了，而现在这样上下有呼应，也就是两只仙鹤之间有了关联，这样就比较好看，有美感。”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你们看，梅花树的枝干在用墨时，是有浓有淡的，也就是浓淡枯湿都要恰到好处的。所以每个人自己在作画的时候，要有一个整体的设想，想好了，画出来的才会好看。”这一段话倒是录得很好、很顺利，像这样显得很自然的现场采访录像，也是我原来意想不到的。

我看着画展栏里的作品，好像都是花鸟画作品，我就又挑了一幅《闹春》的图，再请吴老作些点评。因为他本身就很靠近摄像机，所以也不用另外接话筒的，只需用摄像机本身的内置话筒就行了。我们站在画作前，吴老侧身站着，指着作品讲解起来。他说：“要画出春意，画家经常用杨柳树、麻雀等来表达的。你们看这杨柳枝叶飘柔，有句话叫‘婀娜多姿’，柳条、柳叶像花瓣，一瓣瓣的，你们看看用墨时的方法——浓淡枯湿都有，这样就表现出了柳叶的生动变化。你们再看这里画了许多麻雀，它们在飞，那么多的麻雀，其